

某天的一个夜晚，皎月当空的时候，张若虚所乘的小舟来到了浩荡的长江边。具体地点是哪里，今天的人也无法确定，不同的地方各执一词。有说是湖南浏阳的。因为诗里提及了一个地名叫“青枫浦”。有人说，今天湖南浏阳恰好有一个青枫浦，所以是浏阳。而且诗里还提及潇湘，更说明可能是湖南。也有说是扬子津渡口的，认为唐代的时候那里的地理形状很贴合张若虚的诗。持这一说的学者认为，张若虚从没跑到湖南去过，诗里所谓的碣石、潇湘等地名，不过是指代扬州商人经商的地方。此外还有说是镇江焦山、江都大桥、扬州曲江、浙江富春江的。

除了地点之外，我们也不清楚张若虚此行的目的，是探访友人，还是在差旅途中。

总之那一晚，在潮水声中，一轮明月涌出来了。

人间亮了。不只是四处春江亮了，而是从江面到海面，那千万里的广阔水域，那亿万个此起彼伏的春潮，以及从东边的碣石到南边的潇湘的漫漫长路上，都像是同时通了电一样，尽数明亮起来了。

就像德国诗人斯托姆的《月光》说的：现在整个的世界，全埋在月光之中。笼罩世界的安宁，是多么幸福无穷。

月光洒落，如同天女剪碎了她巨幅的白裙，抛向人间。它像雪一样飞在空中，又像霜一样撒落在花林里。月光吞没了一切，吞没了同色系的，也吞没了对色系的，洲渚上的白沙也看不到了，连候鸟都找不到驻足的地方了，发出惆怅的长鸣。

这一刻，天地间唯余一片溶溶银色，只剩下那一轮孤月，还有一条扁舟上的张若虚。猛地，一种强烈的感觉捶击在他胸口。

孤独啊。

他发出了离奇的幻想：假如此时此刻把时光加速，月下这个小小的我会转眼间朽灭吧。还有那许多

新书摘

六神磊磊读金庸、读唐诗，都别有天地——“用金庸来批判，用唐诗来欣赏”。在最新出版的唐诗三部曲第一部之“寒武纪”中，六神磊磊制造了一个时光隧道，把唐朝的诗人们带到21世纪，用我们熟知的生活场景，还原他们的朋友交往、爱恨情仇，让读者感受唐诗的力量与美。适逢中秋佳节，吟诵月亮的唐诗有很多，就让我们跟随着六神磊磊一起去欣赏诗人张若虚那首“孤篇横绝”的《春江花月夜》吧。

《春江花月夜》：一首关于孤独的诗

□王晓磊（六神磊磊）

和我一同望月的人，那高楼里的玉人，远行中的旅客，也会一秒朽灭吧？而那一轮明月，那潮水，那江天，是不是亘古如此？

张若虚感到，人，真是双重地渺小，在天地之中是渺小的，在时光之中也是渺小的。所以人也是双重地孤独，在这天地之中是孤独的，而在这永恒的时光之流里，又是何等地孤独！

张若虚已经不知道站了多久。

月轮渐渐地西沉了，落下去了，从鸿雁的翅膀边落下去了，从扁舟上游子的头顶落下去了，从离人的妆镜台上落下去了，从邻女的捣衣砧上落下去了，从千千万万个同时望月的人心头落下去了，终于落到海上迷蒙的雾霭中去了。

而在一个不眠之夜后，张若虚的笔下诞生了《春江花月夜》这首诗。

《春江花月夜》本来是乐府的旧题，相传是一百年前由陈后主创制的。这个题目，陈后主写过，隋炀帝写过，温庭筠也写过。但是自从张若虚的这一首诗被人们郑重发现后，大家就淡忘了隋炀帝、温庭筠的同题作了，仿佛亘古以来只有一首“春江潮水连海平”，这个诗题的代言人只能是一个张若虚。

人们用了许多溢美之词形容它。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称它：“动古今人心脾，灵愚共感。”闻一多则称它：“是诗中的诗，顶峰上的顶峰。”

在我看来，它是初唐之前一切吟诵月亮的诗的总的收束。它是“月出皎兮，佼人僚兮”；是“月明星

稀，乌鹊南飞”；是“明月照高楼，流光正徘徊”；是“清露坠素辉，明月一何朗”；是“美人迈兮音尘绝，隔千里兮共明月”；是“明月皎皎照我床，星汉西流夜未央”。它也是初唐之后千千万万的月的总的序章。它是“沧海月明珠有泪”；是“烟笼寒水月笼沙”；是“同来望月人何处，风景依满西楼”。

也有一些评论家不喜欢这首诗，比如叶嘉莹老师就是。她认为这种诗比较容易写，因为春江、花、月、夜，都是诗意的字，七拼八凑就可以非常漂亮。凡是有点才情，有一些诗歌修养的人，写出这样的作品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。

事实上，我对《春江花月夜》的感觉也经历过一段很相似的过程。

少年的时候读到，感觉像拾到了珍宝，觉得美不胜收。后来渐渐地觉得它堆砌、空洞，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高的造诣，也不是最好的文学。可是最近几年，又渐渐地觉得它的好来。

诚然，它会造成一种“人人都写得出来”的感觉，然而事实是，唐代擅长乐府和歌行的那么多，却并没有几个人写出来。温庭筠那么善于词藻，却也没有写出来，他的《春江花月夜》并不高明。唐代之后更是没有一个人写出来了。

它堆砌吗？注意，张若虚几乎没有用一个典故。温庭筠的同题诗用了无数典故，而张若虚所用的都是纯真美好的自然物事，充其量用了几个地名而已。

可能是因为诗里的字眼太美

好了，我们就忘了张若虚的技巧。

在这首诗里，月亮是有运动轨迹的，是一次完整的东升西落，从“明月共潮生”，到“落月复西斜”。诗歌里所有的一切，包括如织锦穿梭的景物，包括对离人的共情，对时光流逝的感叹，全部在月亮的这一次东升西落里完成。

这首诗里，对情绪的拿捏是极有匠心的。月出的时候是一跃而出的，是奔涌式的，是果决的，“何处春江无月明”，月轮起，天白，辉耀万物。而月落的时候，则是余情袅袅的，是依依不舍的，“落月摇情满江树”。

这次的把握是极到位的。月亮是唯一的主角，而长江、花林、汀洲、白沙统统都是陪衬。似乎长江、花林、汀洲、白沙原本都是没有灵性的，是无情之物，然而月光一到，便瞬间温柔、有情了起来，月光是让万物生精灵的魔光。

这首诗，它明明是秾丽的，却又没有脂粉气，像清溪流泉一样明澈爽朗；它明明写了闺怨春愁，在闺房里、在妆镜前、在捣衣砧上徘徊不去，但是绝不局促、偏狭，反而是让你觉得格局宽大宏伟、辽阔无垠。

一方面，它像一个少年般青春懵懂，好像是刚刚长大的孩子，猛地第一次意识到物和我、永恒和短暂的关系，喃喃地对月亮发问：江月何年初照人？但是另一方面，它似乎又像一个哲人一样从容，叩问生命的奥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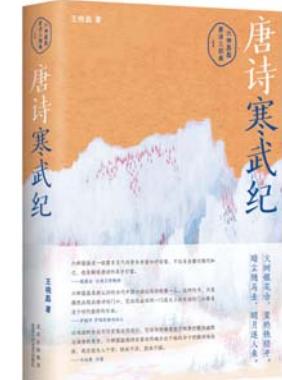
对于那些“可怜相望不相闻”的世俗儿女，它一方面充满了共情，为他们泣诉，为他们祈祷，但另一方面，似乎又带着一点“千里共婵娟”的通达。

它明明笼罩着一种庞大的孤独感，但是并不消沉，最多只是惆怅。对于生命的短促、时光的无情，它似乎也是充满了唏嘘的，然而却又绝不过分哀矜，对这造物的安排更是毫无敌意。它不像海子的诗那样，“月亮是微笑的河流上的白猿”，而是对月亮充满了理解。

这以上的种种，就是我今天忽然又觉得它杰出、伟大的原因。

张若虚的去世，应该是在开元年间，不会晚于公元八世纪中叶。到了清末，他的《春江花月夜》终于得到了最高的评价，就是学者王闿运赠予的那一句“孤篇横绝”。而那已经是他在辞世一千一百多年后的事了。

（摘选自《唐诗寒武纪》，标题为编者所加）



《唐诗寒武纪》

王晓磊（六神磊磊）著
新经典 |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

齐鲁晚报

黄河之水天上来
所以要格外珍惜每一滴